

姒璃

著

# 滕王阁

秘闻

叁

● 乾坤劫 ●

波谲云诡的权谋争斗，步步惊心的旷世之恋。  
遇见她之后，他才知道，  
这如画江山终不敌那一抹朱砂。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滕五阁

秘闻

叁

· 乾坤劫 ·

珮璃 /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乾坤劫 / 媿璃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 8

(滕王阁秘闻)

ISBN 978-7-5596-2073-6

I. ①乾… II. ①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6185号

### 滕王阁秘闻：乾坤劫

作 者：媿璃

策 划：氧气文化

监 制：王拓

特约监制：赵鑫玮

责任编辑：管文

产品经理：王筱好

装帧设计：Violet

封面绘图：ENO(何何舞)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23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50 印张

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073-6

定价：9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64243832





## 目 录


- 第四十一章 故人重逢 心迹泄露 / 001
- 第四十二章 悬案未决 又添新愁 / 017
- 第四十三章 宫廷旧事 暗藏杀机 / 029
- 第四十四章 幕后主使 浮出水面 / 043
- 第四十五章 血案释疑 阴谋心机 / 059
- 第四十六章 文章解析 惊天秘密 / 070
- 第四十七章 辞旧迎新 线索渐明 / 084
- 第四十八章 知我心忧 谓我何求 / 097
- 第四十九章 乘人之危 成人之美 / 110
- 第五十章 明枪易躲 圣心难防 / 123






## 目 录

- 第五十一章 危机四伏义无反顾 / 136
- 第五十二章 铤而走险 艰难出逃 / 147
- 第五十三章 乾陵探秘 步步惊心 / 158
- 第五十四章 情深不寿 反目成仇 / 172
- 第五十五章 赴汤蹈火 齐力营救 / 186
- 第五十六章 千金骄女 以假乱真 / 198
- 第五十七章 两情相悦 患难与共 / 209
- 第五十八章 自投罗网 绝处逢生 / 226
- 第五十九章 孤注一掷 破釜沉舟 / 240
- 第六十章 乾坤之劫 安于太平 / 257
- 番外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/ 273



## 第四十一章

### 故人重逢 心迹泄露



五日后，大明宫正式为太皇太后沈氏发丧，天子亲上谥号“睿真皇后”。

与此同时，甄罗法师也决定久居长安，在此终老。李纯拗不过她，只得派人重新翻修了清修苑，安顿她住下，也方便自己时常出宫探望。

元和二年的十月，就在这一片动荡之中悄然度过。李锜的造反、皇太后寿宴的取消、睿真皇后的发丧只引起了一时的关注，倒不如安国寺闭寺整顿的消息惹人猜疑。

立国百余年的大唐王朝早已练就了一颗强悍的心脏，而长安百姓也渐渐变得麻木，抑或见怪不怪了。除却“安史之乱”和“泾原兵变”中天子两次弃守长安，便再也没有什么消息能让他们惶恐不安。

日子如流水般度过，一切都看似平静无波，长安城里繁华如旧。直至十月的最后一日，长公主府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彼时西岭月兄妹正在玩双陆，还拉着萧忆为他们点筹，听到郑婉娘登门的消息，萧忆主动留下收拾棋盘，其余二人则去了外厅见客。

若非郑婉娘登门拜访，西岭月险些忘了还有她这个人。毕竟这两个月里发生了太多事，而郑婉娘一直默默地寄居在福王府，一切风波似乎都与她无关，安静得如同不存在。

两个月不见，她瘦了些许，脸色憔悴，一副愁云惨雾的模样。西岭月一见之

下大为惊心，开口就问：“婉娘，是不是王爷出事了？”

自从李成轩的禁足令被撤销之后，西岭月就再也没有见过他，郭仲霆也没有。长公主巧妙地避开一切能见面的机会，不想给天子留下任何猜疑的把柄。

只听白居易说，在李锜造反之后，圣上曾两次召李成轩秘密入宫，商讨应对镇海的策略。毕竟李成轩曾在镇海潜伏、查探过，对整个镇海的局势乃至李锜排兵布阵的实力较为了解。

听到这个消息时，西岭月甚至感到庆幸，庆幸李锜选了这样一个时机起兵造反，给了天子一个台阶下，也给了李成轩重生的机会。

见西岭月误会自己的来意，郑婉娘连忙回道：“不，县主误会了，王爷他最近很好，是婉儿……婉儿自己有事求助于您和郡公。”

郑婉娘像是有些难以启齿。西岭月与郭仲霆对看一眼，前者问道：“婉娘，咱们相识一场，你又是王爷的恩人，有话直说就是。”

岂料郑婉娘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迅速朝他们兄妹磕了个响头：“婉儿请郡公、县主做主，把婉儿送进宫里去。”

“进宫？”西岭月大感诧异，“你进宫要做什么？”

郑婉娘垂下眼帘，簌簌落下几滴眼泪：“两位也知道，婉儿曾被李锜强行纳为妾室……如今他起兵造反，无论胜败，他府中的女眷皆要充入掖庭为奴，婉儿担心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，你早已被李锜送给王爷了啊。”郭仲霆出言安抚，“你在福王府的生活不会有人打扰，更不会有人把你送到掖庭去。”

郑婉娘摇了摇头：“郡公误会婉儿的意思了。婉儿虽是无知妇人，却也从王爷身上看出些端倪……王爷一定是惹圣上动怒了……倘若圣上再得知他收了李锜的妾室，只怕会……”

郑婉娘没有说下去，但西岭月已然听明白了。

自从李锜公然起兵之后，圣上迅速召集各地兵力，从宣州、杭州、信州三路进攻，双方正打得如火如荼。兄长在前面攻打乱臣贼子，做弟弟的却暗中收留叛臣的小妾……以圣上对李成轩的心结，如若被圣上知晓，不必想，定又是一场龙颜大怒。万一再教有心人挑唆一番，又该是一场风波。

想到此处，西岭月也意识到事情很严重，连忙看向郭仲霆，问道：“咱们是不是该找父亲、母亲商量一番？”



郭仲霆却沉吟片刻，看向郑婉娘：“婉娘，你方才说你想进宫？”

郑婉娘点头：“婉儿已经打听过了，罪臣的家眷一定会被发配到掖庭。婉儿不想去掖庭，但也不想留下连累王爷，只盼着……盼着郡公和县主能向宫里头打个招呼，让婉儿去做个宫婢。即便事后被人发现了，一则婉儿已和李锜脱离了干系，二则王爷没有私留我在府中，想必圣上也怪不到王爷头上，更不会为难我一个奴婢。”

“可是宫中凶险，你一旦进了宫就……”西岭月替她担心。

郑婉娘用帕子拭掉眼泪：“您不必替婉儿担忧，宫里不愁吃穿，月月有俸禄，日后出了宫也有一笔遣散的费用，可保婉儿一生无忧。若是婉儿服侍贵人得力，说不定还能替舍弟谋个好差事，这条路是最好不过的。”

西岭月闻言蛾眉微蹙，欲说句什么，郭仲霆已先反应过来，开口问道：“你是想去服侍我姑姑？”

郑婉娘仍旧垂着眼帘：“婉儿身份低微，自不敢奢想。但您若能在郭贵妃面前说句话……婉儿便感激不尽了。”

郭仲霆略一沉吟，颌首应道：“好，你回去等消息吧。”

郑婉娘抬头，微露喜色：“郡公……”

郭仲霆摆出懒洋洋的笑容：“哎，举手之劳嘛。至多一个月，回去等着吧。”

郑婉娘这才千恩万谢地走了，走之前又垂了几滴眼泪。

郭仲霆目送她绕过照壁，俊朗的笑容立刻消失无踪，转头看向西岭月：“这个郑婉娘真会钻营。”

“你这话未免太重了些。”西岭月忍不住反驳。

郭仲霆无奈地叹道：“我的傻妹妹，你当真以为她是担心王爷才要进宫？”

西岭月沉默一瞬，没有回答。其实她也看出来，郑婉娘早不提进宫，晚不提进宫，非等到李成轩被禁足之后才提出来……好吧，虽然这禁足的旨意已经撤销，但明眼人都能猜到圣上和福王手足生隙了。郑婉娘显然是看到李成轩失势，怕被连累。

西岭月叹了口气：“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”

“人之常情？”郭仲霆轻笑，“那她就该拿笔钱财直接走人，何须求到你我面前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意思是她痴心妄想。”郭仲霆不屑地说，“你别忘了李锜当初为何找上她，不就是为了什么‘天子之母’的预言？我看她是当真了。”

西岭月并不傻，回想郑婉娘的所作所为，几次无缘无故地帮助李成轩，大约也猜到了七八分。

而且皇太后已经迁居兴庆宫，后宫的大权正式落在了郭贵妃手中。在这个时候，郑婉娘突然要求进宫，并请求郭家为她周旋，用意就很明显了。况且她是李成轩的救命恩人，这个忙，郭家不会不帮的。

“那你还答应此事，岂不是给贵妃姑姑添麻烦？”西岭月不明白他的想法。

郭仲霆耸了耸肩：“你当咱姑姑傻吗？宫里粉黛三千，安置一个郑婉娘还不是小意思，恐怕她连圣上的面都见不着。”

听见这话，西岭月的头脑也清明起来，却又为郑婉娘选择这条路感到不安。

“她想进宫就进吧，”郭仲霆最后叹道，“毕竟她是王爷的恩人。她既然有此盘算，咱们也拦不住。余下的，就看她自己的造化吧。”

他说出这番话时稍稍流露出一不寻常的神色，西岭月盯着他瞧了半晌，突然感慨万分地道：“离开镇海时，王爷曾说过你有几个无人能及的优点，如今我终于看出来。”

“哦？”郭仲霆立刻凑到她身边，一改之前的神色，一脸兴奋地问道，“快说说，快说说我到底有什么优点！”

他这副“求夸奖”的表情与方才简直判若两人，西岭月一时竟分不清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郭仲霆。

从帮助李成轩审讯甄罗法师开始，到他阻止皇太后开口说话，再到方才分析郑婉娘的心思……其实郭仲霆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看得透，却偏偏要装作一个天真的呆子，去掩盖他剔透的心思，也许这才是世家子弟真正的生存法则吧。

西岭月终究没有戳破，兄妹二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
半月后，郑婉娘进了宫，被安排在郭贵妃身边当差。同日，镇海传来消息，李锜的阵营出现了内讧。其外甥裴行立、兵马使张子良、李奉仙、田少卿等一批将领反对李锜发兵造反，劝说无果之后便公开与他脱离关系，亲自捉拿了他们父子二人欲交给朝廷。

李锜父子从公然起兵到兵败被擒，前后才短短一个月光景，就像是一场笑话

般地结束了。

腊月初一，李锜、李徽及一众镇海叛臣被押往长安问罪，所过之处无不遭到百姓唾弃辱骂。西岭月、郭仲霆和萧忆三人也忍不住前去观看，只见几百名神策军浩浩荡荡地押着几辆囚车从城门口进入，已行到朱雀大街，当先那辆囚车里的犯人头发花白、形容狼狈，正是李锜。

可他的神色仍旧很平静，左顾右盼，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因周围百姓实在太多，街道上熙熙攘攘，便也无人能听清他说的话。

“他到底在说什么？”郭仲霆很是好奇。

西岭月自然也听不清，摇了摇头。

“他在说‘阁主救我’。”萧忆目视着囚车远去的方向，缓缓解答。

郭仲霆“啊”了一声：“萧兄，你居然还懂唇语？”

萧忆收回目光，但笑不语，只道：“我们回去吧。”言罢，他便护着西岭月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似乎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。

然而西岭月倒是心中一惊，甚至比郭仲霆更加震惊，因为她与萧忆相识十八年，竟不知道他还懂得唇语！

“月儿，在想什么？”萧忆见她忽然愣在当场，转过头喊她。

“啊？哦，我在想……”西岭月连忙回神，很自然地接话道，“我在想，李锜被抓，‘殿下’和‘阁主’的身份怕是要被供出来了吧。”

“对啊，此事真要完结咯！”郭仲霆显然也作此想，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可谁都没想到，三日后宫里便来人传话，说是圣上急召郭仲霆、西岭月进宫。

两人急匆匆收拾妥当，进了大明宫，一路来到紫宸殿的偏殿。还没踏进殿门，郭仲霆已然直冒冷汗，在西岭月耳畔低声说道：“圣上登基之后，已将紫宸殿改为常参正殿，百官奏事都在此处，当心些。”

言下之意，圣上急召他们二人进宫，又是在紫宸殿偏殿，议的不会是家事，甚至不会是后宫之事，只会是国事。

西岭月当下提起精神，与郭仲霆齐齐迈入偏殿大门，目不斜视地上前跪拜：“郭仲霆（郭令月）参见圣上。”

李纯显见心情不好，烦躁地挥了挥手：“免礼。”

两人遂在宦官的引领下入席跪坐。西岭月这才敢抬头去看，竟在正对面的位置上看到两位熟人，她旋即明白了圣上此次传召的目的——为了李锜造反一案，

因为对面坐的是白居易和裴行立！

看到许久不见的裴行立，西岭月甚为欢喜，正想开口打个招呼，又猛然想起这是在御前，只好闭上嘴，只用眼神朝对方微微示意。

裴行立也是目光灼灼，一双桃花眼闪烁着莫名的光芒，一动不动地望着她。

这样炽热的眼神……西岭月蓦然想起蒋维曾经说过的话，立即低下头去，耳根子却在瞬间红透。

两人间的眼神交流没能逃过天子的锐目，他微微眯起双眼，只道：“还差一人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名宦官又急匆匆地进门禀道：“陛下，福王也到了。”

李纯急切地抬手，示意他把人引进来。

须臾，李成轩着一袭黑色蟒袍，腰间缀着碧玉琅环，从殿门处由远及近。将近两个月未见，他仍是那副挺拔顾长的模样，眉如墨描、目若群星、鼻梁如峰、唇薄如削，举止从容。

只是莫名地，西岭月感受到了他的落寞与疲倦，像是看到他披着一世的萧瑟踽踽独行，虽然他还是如此优雅。

李成轩撩起下摆跪拜在地：“臣弟见过圣上。”

“坐吧。”李纯仍旧面色不佳。

方才郭仲霆不知李成轩也要来，便坐到了东侧下首的首座，西岭月坐到了他身边。此刻见到来人，他很自觉地起身让位，坐到了西岭月的下首，李成轩顺势坐到郭仲霆原先的位置上，紧挨着西岭月，但并未瞧她一眼。

一阵淡淡的熟悉的龙涎香气扑鼻而来，西岭月感到一阵鼻酸，忍不住拿眼角余光偷偷瞄向李成轩。可对方就像没看到她一般，一味侧身望着丹墀上的帝王，只留给她小半张棱角分明的清瘦的侧脸。

她正为李成轩分神之际，年轻的帝王已开口说道：“你们几个对李锜的事最为了解，朕召你们前来，是想弄清楚所谓‘殿下’‘阁主’之事，你们究竟知道多少。”

此言一出，殿内一片沉默，显然众人都没有头绪。

白居易甚至都不曾听说过这两个人物，不禁迷茫地问：“微臣愚钝，敢问陛下，这‘阁主’是谁，‘殿下’又是谁？”

是啊，这两人是谁，所有人都想知道。

“圣上，李锜他……不肯说吗？”郭仲霆也小心翼翼地问。

李纯烦躁地冷哼一声：“那老骨头还挺硬，如何用刑都不肯招，还幻想着有

人来救他。”

听闻此言，白居易和裴行立对视一眼，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一丝困惑，后者便道：“不瞒圣上，微臣跟随李锜十余年，从不曾听他提起过这两人，若非您方才言及，微臣竟然一无所知。”

“微臣亦然。”白居易开口附和。

李纯遂将目光看向李成轩：“十六弟，你将此事说与他们听听。”

“是。”李成轩没有丝毫隐瞒，将那日在节度使府的书楼密室中听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几人，又将此事与《滕王阁序》之间若有似无的关联也一并道来。

众人听后神色渐渐凝重，皆认定李锜口中的“殿下”有反意，而“阁主”则是他的心腹，负责与李锜等人联络，传达指示。

李纯听了几人的猜测更加烦躁不堪，沉声说道：“你们与朕想得一样。区区几个逆贼，朕原本并不放在眼里，但如今李锜兵败如山倒，还不肯供出他们，朕就不能安心了。”

是啊，单单是逆贼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逆贼还会收买人心。

“圣上，当务之急是找出他们的下落。”白居易开口献策，“臣以为，还是要从李锜父子身上寻找线索。”

可天子显然是没有耐心了，面露戾气：“李锜就是笃定这一点才会有恃无恐，嘴巴咬得死紧，朕不能再纵容他了！”说到此处，李纯突然拍案而起，走到丹墀边沿高声喝道，“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李锜妄图造反，罪大恶极，着剥其官职，判诛三族！”他顿了顿，又着重强调，“两日后，在西市腰斩示众！”

西市？众人听到这个地点，皆很诧异。

长安城内执行死刑的刑场有三处：独柳树、东市、西市。三处皆是聚众之地，人来人往，能够起到震慑众人的作用。

独柳树位于朱雀门之内，皇城的西南一隅，紧挨着鸿胪寺、太常寺、大社等地，乃是百官进出之所。在此处行刑的犯人，大多为皇室宗亲、宦官贵族，死刑也只为百官所见，以儆效尤。

东市在皇城之东，万年县内，紧挨着兴庆宫。市内商贾云集、店铺林立，大多贩卖的是高等货物，例如珠宝奇珍、上等丝绸、古玩珍品等，多出于名家之手，售价不菲，买家也多是达官贵人、显宦巨贾。东市尽头的刑场所处决的犯人，也多是这类身份。



而西市则不同，它位于皇城之西长安县内，以朱雀大街为中轴，与东市形成对称的格局。市内价高如珠宝玉器，价低如香烛纸钱，百货应有尽有，胡商云集，乃是三教九流会聚之地。自然规模也比东市更大，客商的身份也更加杂乱，故而在此地处决的犯人，亦多是平头百姓。

三处刑场所表明的是犯人的身份。李纯好歹也是宗室之后，却要在最低等的西市行刑，可见天子之怒。

那宦官明知道李纯此举不合礼法，但还是应声退下传旨去了，其余人更不敢置喙什么，殿内气氛一时冷凝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李纯的怒意才消退一些，踱下丹墀看向李成轩：“十六弟，这几人朕给你用了，限你三个月之内查出反贼！”

“皇上！”西岭月忍不住开口，“如今已是腊月初了，年关将至，三个月会不会太紧张了？”

李纯淡淡瞟了她一眼：“你不在其中，朕另有任务交派于你。”

这一次轮到郭仲霆犯难了：“皇上，月儿妹妹可是女神探，查案全都指望她了，您不让她参与，恐怕……”

“怎么，白学士、裴卿再加上你，还抵不过一个月儿？”李纯睨着他反问。

郭仲霆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他其实很想承认，但若这般说出口，便将另两人都贬低了。

岂料白居易也起身禀道：“皇上，西川县主她的确才智过人，况女子心思细腻，是我辈儿郎所不能及。还请皇上多加考虑，让县主也参与此案。”

李纯闻言果然凝眉沉吟起来。郭仲霆见状对白居易竖起大拇指，暗叹还是文官会说话。瞧人家这话说的，不提西岭月的能耐，只拿男女间的细心粗心做对比，三言两语便让皇上重新考虑此事了。

“乐天说得有道理，不过朕这里也有一桩案子，非她不可。”李纯斟酌着道，“这样吧，先让她随你们查案几天，等朕忙过这几日，可要把她还回来。”

圣言一出，谁也不敢再多嘴，唯有齐齐称是。

想来李纯心情确实不佳，此刻已是不耐烦到了极点，冷着脸命道：“好了，都退下吧。”

“是。”李成轩最先起身领命，其余人也跟着起身。

正当众人要行礼告退之时，头顶上却突然传来“咔嚓”一声，像是某根梁柱

松动的声音。

李成轩最先反应过来，猛地将西岭月拉到一旁，与此同时，裴行立也亟亟赶来救护她，但因隔得太远而迟了一步。

几乎就在同时，丹墀正上方的匾额“紫气东来”轰然落地，发出一声震耳的响声，断成两半。

殿内有片刻死寂，众人都十分惊疑，须臾后才想起帝王的安危，连忙纷纷询问，出言关切。

李纯此刻显得有些狼狈。方才匾额掉落之时，他已在侍卫的保护下闪到一旁，却不小心崴到了脚。他惊魂未定地站起身子，正欲唤人进殿，当值的内侍杨文怀已带人闯了进来，急急忙忙走到他身边：“陛下，您没事吧？”

李纯勃然大怒，指着地上断裂的匾额喝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有人想要朕的命？！”

杨文怀登时吓得汗如雨下：“圣上息怒，请允许奴才上前看看。”

李纯朝他挥袖：“快去！”

杨文怀当即一跃而起，攀上房梁，轻松自如地攀爬至挂放匾额处，只看了一眼便又跳下来，稳稳落定在地，恭敬回禀：“圣上莫惊慌，奴才已查看过，是横梁年久失修，致使挂放匾额的悬钉脱落，这才出了意外。”

“只是悬钉脱落？”李纯眯起双眼，显然有所怀疑。

不怪帝王起疑，这匾额掉落的时机实在太巧，怎么看都像是李锜的同党为之，甚至极有可能是“殿下”的人所为。

裴行立倒是眼尖，一眼看到落至地砖上的一枚小小悬钉，连忙将它拾起，对李纯道：“圣上，微臣斗胆，也想上去看看。”

李纯亟亟挥手表示允准。

裴行立便也飞身而起，一手扒住匾额上方的房梁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。他和杨文怀的意见相同，也认为此次事故只是个意外，并非人为。

李纯听后，双目死死盯着地上断裂的匾额，面色先是一松，再是一紧，刹那之间变了几变。

紫宸殿偏殿里的这块匾额，乃是代宗皇帝，即甄罗法师的夫君在世时亲自所题，“紫气东来”四个大字也是配合着紫宸殿之名，寓意祥瑞之兆。

而如今，这块匾额突然毫无预兆地掉落、断裂，当着他堂堂天子的面，且正

是议论反贼之时，这是否是一种不祥之兆？

想到此处，李纯怒意更盛，指着杨文怀狠狠质问：“内侍省怎么当的差？”

杨文怀再次跪地叩首，战战兢兢地回道：“奴才惶恐，请陛下责罚！”

李纯再也顾不得仪态，面色涨红地斥责他：“今日是悬钉年久脱落，明日就是梁柱断裂、宫宇坍塌！一群废物，朕养你们何用？！”

殿内无人敢接话，只听到杨文怀和几名当值的侍卫在连连请罪。

还是李成轩上前几步，不动声色远离了西岭月，开口安抚帝王：“皇兄，当务之急是传太医署为您诊治足伤，龙体要紧，内侍省容后处置不迟。”

李成轩不提还好，他这一提，李纯顿觉脚踝传来一阵钻心之痛，不禁面露几分痛相。

郭仲霆见状也道：“杨内侍还愣着干吗，赶快去传太医署啊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杨文怀见帝王没有反驳，连忙起身疾步往外走，路过李成轩身边时飞速朝他看了一眼，似乎在表示感激之情。

白居易也在此时开口接话：“圣上，此次虽是意外，但也意味着宫室存在隐患，不若您下旨彻底检查，以防万一。”

然而李纯不知在想些什么，竟没有反应。他的视线缓缓扫过殿内众人，目光再一次收紧——

就在方才匾额掉落的刹那，他清楚看到了几人的表现：李成轩护住西岭月的头，飞速将她拉到远处；裴行立也朝西岭月飞奔而去，却比李成轩晚了一步；郭仲霆则是双手抱头，自行躲得远远的；唯有白居易向后跳了几步，但视线是看向他。

很显然，方才临危之际，只有白居易一人记挂着他，而其余人……

其余人若都像郭仲霆一般想着自救，倒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方才李成轩和裴行立表现得极为异常，只是两人都很会掩饰，一个借着劝言，另一个借着查看匾额的机会，都及时远离了西岭月，然而这一切还是被他看见了。

李纯最终也没有回答白居易的话，他眯起双眼，忽地冷静下来，屏退几人，道：“朕累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”顿了顿又强调，“方才所言之事，以后福王每旬进宫一趟，亲自向朕禀报进展。”

众人走出紫宸殿，各自坐上肩舆出宫，各家的马车都已在宫门前等候多时。唯独裴行立才入京，直奔大明宫述职，并没有马车代步。

西岭月又忘了裴行立对她的心思，一时口快问道：“裴将军眼下住在何处？  
可需送你一程？”

裴行立嘴角微勾，又是灼灼地看向她：“好。”

西岭月看到他的眼神，再次想起蒋维的话，心中懊恼不已，只得尴尬笑道：“那  
你上车稍等片刻，我与王爷说句话就来。”

她唯恐李成轩会匆匆走掉，话没说完便提着裙裾跑到福王府的马车跟前，拦  
住了李成轩：“王爷，方才多谢你救我。”

李成轩正要踏上车辕，闻言不由脚步一顿，回道：“举手之劳。”那言语间  
似乎客气至极。

西岭月理解他的处境，也不敢过多关怀，只问：“你……最近如何？”

李成轩目光平静地看向她：“很好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很好，”西岭月有些犹豫，“太后的事，你……别难受。”

李成轩许是已经想通了，面色不变，只道：“对母后而言，兴庆宫很不错了。”

西岭月咬了咬下唇。原本她这半个月里积攒了一肚子话要对李成轩说，可  
突然见到他本人，周围又有许多人看着，她竟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唯有直直地看  
着他，面露担忧之色。

李成轩却没有看她，目光落在她身后的不远处——那里停着长公主府的马车，  
车前站着郭仲霆和裴行立两个男人，此刻都正朝他望过来，目光各有深意。

李成轩收回视线，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，才对西岭月说道：“通天手杖……  
我暂时没有交给皇兄。”

西岭月点头赞同：“还没有查清是不是武后的真迹，贸然交上去反而多事。”

“嗯。”李成轩见她会意，又望了一眼她身后，再道，“两日后，西市刑场见。”  
言罢，他踏上车辕坐上马车，毫不留恋地离开。

西岭月有些失望，却又说不清自己在失望什么。她的本意不就是想看看李成  
轩过得如何吗？眼下看到了，还见他重新获得了天子的重用，自己难道不该安心  
才是？

她这般想着，只好转身走回去，就听郭仲霆突然“啊”了一声：“月儿啊，  
我想起有些事要找白学士商量，还是你送裴将军一程吧！”

他边说边拍了拍西岭月的肩膀，然后走到白居易的马车旁，拉着对方匆匆上  
车离开。